

責任編輯：張旭婕

戲曲是人倫活課本

連盈慧

邁克說過去沒有一通識教育，那個年代，目不識丁的老太婆做人處世之所以通情達理，主要來自戲文的薰陶。

只有讀過不少洋書，翻譯過不少著名西片對白的林先生，真的才夠資格這樣說，也正因此他對國戲曲苦心研究過，跟西方電影對比過，才有這深切的認識，不會像某些「前衛」人士，提到中國戲曲，未經接觸，便已一臉不屑，甚至嗤之以鼻。

香港人很少機會接觸戲曲，可是午夜帶有戲曲基調的粵語長片，便已感染不少上述一代和今日的老太太，至少她們看過胡蝶芬的《三娘教子》，不會養出一小隻雞；看過余麗珍的《不要傷害我的好兒李香琴》，那年代識字不多的師奶，就憑着戲曲潛移默化，環境再壞，都含辛茹苦養出幾個博士。

今日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百數十萬供兒女到外國留學歸來，變成遊手好閒開唱老的大種留學雞的就不知有多少。

公侯將相看多了，至少那時代大老闆和打工仔多能互相尊重；才子佳人看多了，珍惜愛情，沒有那麼多配偶鬧離婚。

最可笑的是有人月旦戲曲老土，理由扯到它裡頭太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封建思想」，自認有識之士，為這話語已罵過幾十萬字，有沒有想到其實孔子這觀念正確不過，先說君君，第二個字是動詞，首先就提醒為君的，要忠於君的職責愛惜子民，哪有半點強君要高高在上的意思？兩個字明白了，類推下去，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各盡其責，自然就國家安定，倫常不亂。

戲曲式微之後，道德也式微，社會產生不少不倫不類的父子不倫現象之後，高官貪污，父子爭產有乖倫常的負面新聞便無日無之。戲曲在民間的教化力量真的不可低估，請收一下中央十一頻道，那些熱愛戲曲孩子的天真純樸，跟我們這理的小學雞群，是不是完全出自兩個不同世界？

猛虎中箭

琴台聚 韋基舜

山東海邊登州，城外一座山，豺狼虎豹眾多，出沒無常。登州知府令當地獵戶，委了杖限文書，限日捕獲傷人猛獸，捕獲有賞，若逾期未獲，處以杖罰。

登州山下獵戶「兩頭蛇」解珍、「雙尾鴉」解寶，兄弟二人武功了得。兄長解珍，身長七尺以上，紫臉，細腰，闊胸，弟弟解寶亦身長七尺以上，面圓身黑，雙眼上刺有兩個飛天夜叉紋身，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騰天倒地。

兄弟二人領了官府「杖限文書」獵虎，準備好窩弓藥箭，弩子鑿叉，攜着鋼叉，逕奔登州山上，設下窩弓捕大蟲。

第一日，兄弟二人在樹上等候了一天，不見大蟲出現，便收拾窩弓下山。

次日，二人帶備乾糧再上山，待至傍晚，設好窩弓，爬上樹靜候老虎出現。但等候到五更，仍沒有動靜，兄弟二人轉移陣地，來到山西邊下，再設窩弓待獵，等到天亮，仍不見虎蹤。二人不由得內心焦急，只因受了官府「杖限文書」三日內必須獵獲猛虎，遲了受罰。到了第三天的晚上，二人埋伏至四更左右，不覺身體困倦，遂背背小睡片刻。二人仍未合着眼，忽聽得窩弓發出響聲，有物觸動窩弓機關，二人立刻跳起身，拿了鋼叉，四下望去，只見一頭大蟲，中了藥箭，在地上打滾。

二人見了，急不及待，燃着鋼叉衝上去欲擒拿大蟲。那大蟲見了人來，帶着箭便亂逃，二人窮追不捨，不到半山時，藥力發作，大蟲抵受不了，吼了一聲，骨碌碌滾下山去。

解寶一看，大蟲滾落之處，正是登州山下富戶毛太公院莊後園。解珍、解寶兄弟二人，乃下山找毛太公取

回那頭中了藥箭的大蟲。

解珍、解寶二人雖然武功了得，但做事不夠冷靜，既然老虎中了藥箭在地上打滾，應該等到藥力發作，癱軟動彈不得時，才現身合力細綁起來，抬下山。沒有必要如此急不及待，衝上山去欲擒拿中了藥箭的老虎。

話說解珍、解寶下山直奔毛太公莊上，敲門求見毛太公。此時天剛破曉，莊客開門入內，並報知毛太公。未幾，毛太公出來相見，解珍、解寶放下鋼叉作禮，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禮。」

毛太公乃問：「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

解珍、解寶與毛太公，雙方互稱「伯伯」、「賢姪」，足見雙方交情非淺。

解珍說是因為官司委了杖限文書，要捕獲老虎，一連埋伏三日，直至今晨五更，老虎出現，中了窩弓藥箭，「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裡，望個借一路取大蟲則個。」

毛太公表示沒有問題，既然中了藥箭滾下園裡，便跑不掉，乃招呼解珍兄弟先吃早點，再去取虎。

解珍兄弟推辭不了，匆匆吃早點，毛太公帶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用鑰匙開門，竟然開不得。毛太公藉此說明沒有人入過後園。

折騰好一會，毛太公說是可能門生鏽，命人用鐵鎚打開，眾人入內一看，卻沒有那頭中了藥箭的猛虎。

為何失去虎屍？

解珍兄弟委了杖限文書獵虎，主要是為了獎賞。毛太公是地方上的富戶，有家財。如果捕獲老虎，威名大振，在地方上的地位更高。今把此虎據為己有，不足為怪。

解珍兄弟與毛太公互稱「伯伯」、「賢姪」，自是交情非淺。唯是毛太公顧交情，把大蟲據為己有，人心貪念，可見一斑。

(細說水滸·二四九)

阿拉斯加觀鯨記

蘇狄熒

阿拉斯加一直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前輩的淘金壯舉，今日那些日漸消滅的皚皚冰川，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好奇的人們，不遠千里而來這裡一睹它的尊嚴。

賞過冰川，郵輪開始每天停靠阿拉斯加的多個港口城市，夜間航行，早上抵岸，乘客可以自登陸參觀遊覽，無論是船上或岸上，都有不少旅遊代理，為遊客安排各式各樣的遊覽行程。

在 Sitka 的郵輪停靠的第一個港口。這個港口因為淘金者的壯舉而聞名於世。一百年前，這裡曾經擁有兩萬淘金者，是阿拉斯加州的最大城市。如今這裡的住民不到一千人，看到的只是當年淘金者留下的殘跡。從郵輪步下，對面的山坡上佈滿了標識，都是往日來往船舶水手留下的，也算是這裡的一景。

在 Sitka 的下船活動挑選了乘坐傳統小火車前往高山上美國與加拿大兩國交界的 White Pass 港口，途中觀賞各式高原動物及植物。此火車軌為十九世紀時淘金者所建，於一九八二年停用，至一九八八年才重開，為小鎮轉型旅遊城市效力。

郵輪停靠的第二個港口是阿拉斯加的州府 Juneau (朱諾)。這個城市是因一九八〇年的淘金熱而興起，Juneau 的名字就是來自發現金砂的先驅者。Juneau 對外只能靠空運或海運，沒辦法從美國本土開車來這裡。

觀鯨是此停靠港的重點旅遊活動。因為在海灣內，風平浪靜，所以能看得到大隻的鯨魚，幸運地，還遇到兩隻鯨魚，是鯨魚媽媽帶着小鯨魚一起出來吃午餐！鯨魚是種很難預期的動物，茫茫大海中，不知道會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冒出來，但她總會浮起來的，因為她是哺乳類動物，需要用氣孔呼吸，每次一看到噴氣的水柱總引來船上的人一陣驚訝！

夏夜漫遊什刹海

正值三伏盛夏，趁赴京之際重訪什刹海畔的梅蘭芳與郭沫若故居。漫步樹木掩映的昔日王府大院，憶起兩位文化巨匠生前的彪炳勳業，雖是人去樓空，深深的滄桑感和親切感卻油然而生，久久不去。

走出梅大師故居，天色已經向晚。拾級登上漢白玉砌的銀錠橋，便是著名的什刹海了。便覺有一股清涼之風徐徐襲來，暑氣頓消。我知道，歷史上什刹海一直是北京城內最美的景點之一，「銀錠觀山」曾是「燕京八景」之一，《帝京景物略》中讚它兼具「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之神韻。今天的什刹海，更是萬種風情，古老胡同、豪華王府與形形色色的湖畔酒吧互相輝映，錯落有序，演繹成京城最浪漫的度夏勝地。

站在銀錠橋上環顧四周，但見湖面開闊，水光激盪，兩岸垂柳依依，燈火點點，遠處宮牆尖塔倒映水中，不時有畫舫扁舟輕輕劃過，船上更因過伊人情影，飄來悠悠二胡聲，將夜色點綴的更加銷魂，令人心醉。後海的水和湖邊的四合院也愈發顯得沉靜，夏夜的風從湖面輕輕吹來，望着兩岸的燈紅酒綠，不禁令人如臨仙境般飄然起來。牽着寵物，蹬着拖鞋沿湖散步的老北京們與碧眼高鼻的老外們混在一起，三三兩兩衣着時尚的美女們更是風姿綽約，組成一幕幕什刹海特有的度夏風情。

緩步走去，沿湖而立的各色各樣古色古香的小酒吧，小茶室和咖啡館星羅棋布，各以綠燈旗幟招徠遊人，很有點杜牧「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的詩味。店名也土洋結合，諸如「瀕海」、「湖畔」、「左岸」、「白楓」、「邂逅」、「美人魚」、「夢巴黎」、「星巴克」、「威尼斯」、「夏日冰屋」、「胡同寫真」、「犄角巷」、「英派萊客」等等，不一而足，這便是京城有名的後海酒吧街。

同行的王先生是資深報人，見多識廣，說什刹海為元大都時發掘的水域，迄今已700多年了，它曾是聯接大運河與海路的漕運樞紐，也是百市匯集、商賈如雲的貿易中心。馬可·波羅曾讚它「世界諸城無能與比」。什刹海以兩座石橋為界，分為西海、前海和後海，湖岸掩映着眾多王府、寺廟和名人故居。「老北京」都記得過去什刹海多種蓮藕，荷花市場乃京城有名的消暑場所，梁思成、胡適、周作人、聞一多、林語堂等均留下足跡。

我曾遊過三里屯酒吧街，那裡位於使館區，又有京城最上檔次的燕莎商場為伴，顧客以外籍人士和大量、白領居多，那裡酒吧也多是西化的。後海酒吧街則不同於三里屯，這裡西式酒吧與中式茶館、酒肆並存，因有幽美的水景作伴，擁有一種靜中有動、鬧中取靜的韻致，別有風味，應了當今「吃環境重於吃美味」的消費理念。據說後海酒吧街形成於十來年前，原先客人多是金髮碧眼的外老，出名後也引來北京人及來京觀光出差的「內賓」。一路觀摩，發現此處中檔酒吧多為歐美格調，店面寫着英文，供應洋酒和西式簡餐，價錢不菲，倘若顧客需要，也能做出地道的北京小菜。中式酒館則多沿湖擺出一長排小桌，插上遮陽傘，經營小炒海鮮、京城小吃及北京二鍋頭和燕京、青島、百威等品牌啤酒，價格實惠。當然這是夏秋兩季才有的景觀，很像港島中環和「蘭芳園」的大排檔。

這裡的小酒館都很潔淨，服務也熱情，讓人輕鬆自在，有一種回家的感覺。為呵護這種氛圍，酒吧、飯館均不設樂隊演奏。忙碌一天的人們，暮色裡與三五朋友憑湖而坐，把酒臨風，倒也悠然自得、別有情調。湖邊茶館則多以中國傳統竹器傢俱和花鳥寫意畫作襯托，茶具自然古色古香，使茶館內外呈現一派古風古韻。我和王先生步入一家清靜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的「臨湖茶室」，一邊品茗，一邊聽着老闆的京腔京韻，在茶香中品嚐老北京的傳統點心，倒也十分愜意。隔窗但見湖對面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遙遙在望，腦海不禁閃過舊電影、舊小說中北京市井風情圖，頗有些詩情畫意。

走出茶室，已經暮色蒼茫，後海四周霓虹燈一盞盞燃起，流光溢彩，將湖面輝映的猶如仙境，臨湖的大排檔早已坐滿各色客人，其中不乏老外。看得出，作為北京著名的「夜生活」腹地，這裡已成為古典傳統與現代時尚、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匯之鄉。我脫口說了句「什刹海如北京的眉心，令京城凸顯靈動」，竟大受王老讚許，他連誇「一句好話！」的確，在繁華的國際都會的腹地，能有這麼一個絕妙所在，實在讓人神往，假如其他城市也能瀕河、瀕湖開闢類似的場所，既活躍經濟，又提供市民休閒之所，豈不美哉！不禁脫口詠出「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的古詩來。

漫步湖濱，王老說，如果是白天，遊客在酒吧、茶館小憩之後，還可到幾步之遙的煙袋斜街賞析古玩，或去附近的深宅大院尋古訪幽，這裡的恭王府、醇親王府、慶親王府等府邸和輔仁大學遺址等，都值得一看。我知道前海西街的恭王府乃和坤官邸後花園，有「世上最大四合院」之稱，是保存

最完整的清代王府、中國王府文化的代表，有人說它是紅樓夢裡大觀園的「藍本」。除梅蘭芳、郭沫若舊居外，這裡還有宋慶齡、茅盾、徐悲鴻、蕭軍、溥儀、馬德海、田間、張之洞、蔡楚生、張伯駒等名人故居，可謂風雲際會、紅極一時。如今這些昔日的「大宅門」多已對外開放，或闢作文化場所，供人們參觀休閒。

什刹海的夏夜真的好迷人，將北京夜生活營造得錦上添花。徜徉在寬闊燈籠與酒香茶香之中，忽然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巴黎左岸。在那個文化燦爛的年代，全球頂級的作家、藝術家，如雨果、雪萊、薩特、梵高、畢加索、海明威、伏爾泰、夏加爾、達·芬奇、亨利·米勒、詹姆斯·喬伊斯等人，都在此留下足跡。我曾去梵高筆下的「花神」咖啡館，這個享譽世界的館子如今仍在營業，樓上一個房間為薩特當年所專用，其在此創作了諸多名著，桌上一塊「薩特曾在此寫作」的銘牌令人浮想聯翩……凡此種種，使左岸擁有濃郁而浪漫的人文氣質，至今風韻猶存，大受追捧。北京後海與巴黎左岸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倘能更好地開發利用那些寶貴的人文遺跡，不失為一樁大好事。不信，你隨便推開一扇塵封已久的厚厚的朱漆大門，或許便觸摸到一段屢為人知的歷史珍聞呢！

六月早過，七月也盡了，無所忌諱下可以寫寫六、七月吧。陽曆六月是農曆五月，端午節之月份風和日麗，又是開始蟬鳴荔熟時，五月五日又是日本兒童節，理應充滿歡樂也。

但在唐詩《長恨歌》中，六月卻是長恨之月，「六月六日斷腸時」是象徵男女有情分離之月份，而七月卻是多事之月，有「七事變一日軍展八載侵華之恨，後世難忘。」《長恨歌》中亦有「七月七日良辰節」之句。七月十五又是傳統「中元節」(上元為正月十五，下元為十月十五)，而農曆七月七日夜是中國七夕誕，有情人一年一度鵲橋渡春宵，雖一年只有一晚相好，但此一夜無比之浪漫，有情人一晚就夠啦，又豈在乎於朝朝暮暮呢？長相相守往往往嚙交多過食飯飯。

過完有情之七月，馬上就到花好月圓的農曆八月十五中秋佳節了，人間吃月餅佳節。

造勢，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任何行業，不造勢，便很難突破目標。我們看看，那些日常用品如牙膏、日常飲品如可樂，廣告出現時，不都是像排山倒海的打在民眾的面前嗎？以那些用品的知名度，還那樣花大錢來宣傳，就是造勢。沒有了這個造勢，知名度更可能被取代。

選舉前的造勢更是必然，看看台灣的選舉，最後一場的造勢場面，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選舉如果不造勢，就必然會輸，但造勢，卻不一定會贏。因為就像球賽那樣，只能有一個最後勝利者。

造勢要怎樣來造，才能吸引到人潮？要如何才能造出強大的知名勢頭？這是一門相當高深的學問，因為看看如今最知名的品牌，還是只有那麼多，而且還在不斷地花大錢來繼續造勢，要取代之，談何容易？

亞視明年就要紀念五十五周年的了，最近常常在其電視台中看到的，是八月十五起革命，亦即銳意革新推出更多好節目。事實上，亞視今年已經推出了幾個不錯的節目，比如「我要做特首」、「對酒當歌」等。但是亞視的宣傳，仍然大多出現在自己的台面上。一個一直處於弱勢的台，能夠靠在自己的台面上宣傳，達到造勢的效果嗎？我常常在內地的電視連續劇裡看毛澤東，他講的話我最記得的一句，是「捨得捨得，捨而後得」，因為他常常面對的，是一個地方一個縣城的失去。但就是因為捨得放棄，終而贏得所有的城池。

所以我認為，一個長期處於弱勢的電視台，要捨得花大錢來造勢，就像毛澤東說的，先打其弱再打其強，才能扭轉弱勢。

造勢很容易就得出，如何造，就要靠思想的激盪了。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有力！

跟早年一本正經、表情嚴肅地讀新聞不同，今日內地女主播早已走出規矩而風格化，這有利於節目和個人形象定位，提高收視率。然而，新聞節目畢竟不同於娛樂性節目，理性、克制仍應該是對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要求，畢竟新聞內容本身比它的呈現手法更具實質意義。

禮失求諸野

阿杜

節美果之前，先要在七月十四盂蘭鬼節祠一下孤魂野鬼，而七月這「鬼節」也不是中華獨有，日本南北各都市都有七月盆舞祭鬼之祝禱，我們的「鬼節」在七月十四，日本則明治維新後明治文訂七月十六日為「盂蘭」全國各地有「盂蘭盆」賣，老人家買來這些「盂蘭」中擺化妝品紙錢等祭品，拿到墓前拜祭先人(有點似中國之重陽祭祖，很多鄉村還擺齋醮會，老少婦女上街跳盆舞，我們常在影視中看到一群群穿了浴袍和服的婦女在街道跳盆舞「盆舞」，真有韻味，便是她們在作七月祭鬼祈福了。

此種「盂蘭盆」祭乃幕府時代豐臣秀吉學習唐朝之「唐」風，此習俗原是印度佛傳中，唐朝之時佛法特盛，剛好日本佛唐史全學了回去，時至今日中國南北早就沒有了七月盂蘭盆之節，而日本人仍然在慶祝擺舞，果然是「禮失求諸野」了。

造勢

與國

溫州高鐵列車相撞導致死傷嚴重，事發逾十天，一直牽動着中國人的心，尤其被被困逾二十小時的兩歲半女童童瑋伊終於獲救並奇蹟脫險在報章中忍不住了，她以哽咽的語氣低頭讀稿子，期間更用手捂鼻子。

「主播落淚」很快成為網上熱話，觀眾情緒高漲。但還是有人理性者，央視「新聞工作者面對惡性事件應該理性客觀報道，還是更多扮演道德法庭的審判？是在鏡頭上數度哽咽，不斷地拭去眼淚，還是平和冷靜地做好本職，讓感情退居第二……？」

從網民對這問題的討論看，有相當多人還是對「主播落淚」表示理解甚至欣賞，認為是人性化的自然流露，說主持人也是人，她能跟全國人民同呼吸等，說明她善良和有血性等等。

我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教學或對新聞工作者的(包括新聞主播，而不是司儀)的要求如何，新聞記者在採訪和報道災難事故時，常常會看到很多令人感動或令人氣憤的人和事，作為人，記者當然有感覺，但在報道新聞時，記者或主播是否應該抽離出來，平和、冷靜地告訴觀眾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是表達你的感情呢？

其實，主播落淚並非今日才有，早在三年多前四川地震時，不但當地幾位女主播在報道中哭了，連央視男主播趙普也聲音哽咽。在全國人民同聲哭泣之刻，主播落淚似乎是人性的常態，但落淚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難免影響新聞報道的素質和觀眾的情緒，至少在該節目中，哽咽的女主播在向鐵道部提出多條質疑問題時，聲音就不那麼